

## 真善忍国际画展震撼伦敦人



■ 简·斯坦丁女士站在最令她感动的作品前

(明慧记者英国伦敦报道)二零一零年二月三日至十四日,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的“真善忍国际画展”第三次来到伦敦,在海姆斯泰德历史博物馆(Burgh House)展出。这次画展展示了十六幅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展现了



# 此生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心震动了，联想起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心里惴惴不安，我问着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

1999年，妻子去看望她姨，姨说：“我们厂里很多人都在炼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我晚上带你一起去看。”妻子出于好奇就随她去了。从那天开始，妻子得法了，陆续在她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这样，可是我多年来被无神论宣传毒害的很深，对那些眼见的神奇，我还是半信半疑。

妻子刚修炼几个月，7月20日，打压开始了。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反面宣传迷惑了世人，也迷惑了对法轮功还认识不清的我，我开始反对妻子炼功，不准她与别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可是我没能阻止住她，她坐上了通往北京的列车，开始了上访之路。不久，妻子就被绑架回来，送到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达半年之久。后来政保科逼我交一万元抵押金才放人。这件事使我更对大法产生了误解。

妻子被抓走时，迫害很猖狂，有的家属因怕被抄家而把大法书籍毁掉，可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书我暂时保存起来，将来有机会我一定‘研究’一下，到底什么原因能让全国这么多炼功人如此坚定。”于是我把所有的大法书用塑料袋封严后藏在仓库的油桶里。

妻子的被非法关押，给我和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心情很压抑，满脑子被这件事占据着。一次走路时没注意，被一辆迎面飞驰的吉普车撞飞了，软肋组织被撞坏，留下了后遗症，每当用力过猛时，左侧胸腔就发炎，严重时不敢喘气，时常打点滴（这毛病一直拖累着我，直到后来修炼了

法轮功才好），再加上一天抽三盒烟，气管本来就不好，这一撞，气管炎也加重了。妻子被放出后，我们生活很拮据，由于奔波劳累，我又患上了胆囊炎，犯病时腰痛难忍，甚至早上起不来床；多年的胃炎也加重了，并且睡觉时脑袋麻木，经常无知觉，经诊断为颈椎错位压迫神经所致。这些病痛虽不能致命，却把我一个三十几岁的人折磨得苦不堪言，那时我长年辗转于大小医院，真成了名符其实的“药罐子”。

一天，妻子拿了一盘“天安门自焚真相”光碟给我看，看过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自焚是假的！这共产党太邪恶了，杀人放火，还编造了这么大的谎言来欺骗全世界的人。那一刻我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对大法、对妻子的误解一下子解开了。

突然有一天，我表弟病得很重，不停地便血，医院检查怀疑是肠癌。做手术那天我和妻去看望他，全家人都非常难受。手术后化验确诊为肠溃疡。虽不是癌，可他原本200多斤的身体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心震动了，联想起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心里惴惴不安，我问着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挣再多的钱也换不来一个健康无病的身体呀！再回头看妻子，谁也比不上她呀，有健康的身体，不屈的精神，祥和的心态……我心里突然闪现了学法轮功的念头。

当晚，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3年4月1日，我拿起了《转法轮》，

■ 1999年以前，吉林省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炼功点集体炼功场面



从头看起来，一连看到了第七讲，我还是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书看。当看到关于抽烟问题的时候，书上说：

“我们炼功人不是讲净化身体吗？不断的净化身体，不断的向高层次上发展。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另外它也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的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转法轮》第七讲）读到这段话时，我真的从内心发出了想戒烟的念头，在这一刻，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展现了。再犯烟瘾时，点着烟，吸一口，就受不了，又苦又涩，又呛又恶心，不是以前抽烟刺激的香味了，最后只能把烟扔掉。一星期后，我终于把一天三盒烟的瘾彻底戒掉了。以前我试着戒烟多次，都无法做到，这回这么轻松地师父就帮我戒了，这时我终于悟到了这部大法不是常人中的著作，而是超常的科学。

从此后，我开始转变了先前对大法的认识，让妻子教我五套功法，同她一起炼功。一有时间就静心看书，逐步认识到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我不再象以前那样与人争斗了，就象《转法轮》中讲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改变。随之生意也好了起来。在我放弃各种执着心的同时，身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短短一个月，我身上的那些病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我的亲人、朋友都有目共睹，后来母亲、姐姐、姐夫、妹妹也因此走入了大法修炼中。◇

## 真风景

人来车往如蚁行，  
不为名利亦为情。  
追云逐月得多少？  
身心处处有伤痕。  
慈悲心存真善忍，  
同化大法光明行。  
回首一望心豁亮，  
前面才是真风景。

# 清华学子柳志梅被注射毒针致疯

(明慧通讯员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山东报道)柳志梅,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九七级学生。二零零一年三月,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学校开除;随后在北京被恶警绑架、非法判刑十二年,转至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曾一度被迫害致精神失常。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临出狱前,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回家的第三天时,药力开始发作,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失去了记忆。目前柳志梅已出狱一年多,仍未好转。

柳志梅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青村一户普通的农家。她自幼聪明过人,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一九九七年,在一次选拔测试后,十七岁的柳志梅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北京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读书。

来到美丽的清华园,柳志梅不仅跻身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更接触到了能使生命返本归真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真、善、忍”。

一位清华校友说,当年的柳志梅是“一个非常纯真善良的小姑娘”,活泼、开朗。一位在九九年七月以后与她相识的功友说,柳志梅为人谦虚,从不显耀自己,纯真却又很有主见。

据明慧资料,九九年对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柳志梅和许多清华学生中的大法学员一样被休学,被送回家乡山东、施加种种压力,要求写“悔过书”,要求写所谓的“揭批”材料。柳志梅顶住了学校和家里的压力,坚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和信仰。二零零零年年初,她回到北京,和几位清华大学的大法学员一起开始了向世人讲真相的工作。当时北京大兴县非法关押了许多法轮功弟子,柳志梅便和许多功友一起冒着自己被关押的危险去要求释放这些无辜的人们。

二零零一年五月,柳志梅在北京海淀区的租住屋内被绑架,辗转被劫持到几个看守所,后来被非法拘禁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柳志梅头被打变形,胸部被打伤,多个指甲被摧残掉。

在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期间,柳志梅经受了残忍的酷刑。恶警把椅子的一个腿放在柳志梅脚面上,然后坐上去用力捻,用物品打她的腿,致使柳志梅两个月后仍一瘸一拐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柳志梅吊起来折磨,一个恶警说:“你再不说(指出卖同修),我就把你衣服扒光。”柳志梅当时年仅二十岁,她哭着对恶警说:“论年纪你们和我父



■ 2010年图片:被迫害致疯的柳志梅,当有人试图接近,她就攥着双手躲向自家墙角



■ 2010年图片:柳志梅左手中指已残疾,骨节粗大,严重弯曲变形,无法伸直。据业内人士分析,可能是遭受长期注射毒针所致。

亲差不多,我应该叫你们叔叔,求你们千万别这样……”

据知情者透露,柳志梅初到监狱时,眉清目秀,高挑的身材,苗条美丽。七年的监狱折磨和非人的虐待,使她面容憔悴,走路蹒跚,两腿分不开。以前的苗条不再有,反而象生过孩子的女人一般体态臃肿。她的月经也极不正常,三五天一次,发黑发臭,染在衣裤上不易洗掉。她的臀部以下到脚腕的皮肤全是一片紫黑色。亲友们担心柳志梅在监狱曾遭受性伤害。

柳志梅曾自述,从二零零二年底到二零零八年出狱前,被狱警邓济霞带着去监狱里小医院由犯人给打针,几乎天天打,理由是精神病,每天打三针,约50毫升,所注射的部份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柳志梅曾告诉人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

她究竟在狱中遭受了什么?如今失去记忆的柳志梅已无法陈述,这可能正是注射毒针者所要的一封住柳志梅的口——他们不敢面对罪行的曝光,不敢担当这样的罪责。◇

## 山西晋城市八旬老妇生前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六日】山西省晋城市八旬老年大法弟子焦秀英,因长期遭受邪党的迫害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在恶警绑架了最后与她相依为命的女儿后,已八旬高龄的老人病饿交加、缺少照顾,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含冤离世。

焦秀英(女)八十岁,晋城市城区钟家庄办事处茶元村人。一九九八年得法修炼后,在短期内,体质大为改观,各种疾病不翼而飞,皮肤细嫩,白里透红。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开始后,中共恶警多次骚扰、非法抄家。因全家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遭到邪党恶徒百般迫害,女婿、外孙、外孙女(均是大法弟子)三人相继被绑架判刑。剩下八十岁的老人和女儿相依为命,但是恶警还是不断骚扰、恐吓,无端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恶党以十六大为借口,二十多名恶警突然闯入老人家中非法抄家。土匪般的恶警把家里、家外翻腾了个遍,搞得满院一片狼藉也没找到什么所谓的证据。但却把本来因为三位亲人被恶警绑架而心力憔悴的老人折腾得瘫倒在地。老人神思恍惚,虚弱得无力说话。尽管如此,几天后恶警又采取卑鄙的手段强行将焦秀英老人的女儿(大法弟子)绑架。长期的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使焦秀英老人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最后茶饭不进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病饿交加的八旬老人含冤离世。

要过年了，今天和母亲一起做家务谈论起了这个话题——过年祭祖。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伯伯，家人说他近两年开始在过年时供三代祖先了（但没有写祖先的名字，已无从得知了）。其实在中国古代，每个家族都是要祭拜列祖列宗的。

说起来很惭愧，对我们家族的祖辈名字，往上追溯，最多我只知道我爷爷的名字，再往上的我就一无所知了，也无处可查了。小时候常听父母讲，在他们年轻时，家里有家谱，列祖列宗，一代一代的名字排得长长的。每到过年的时候，我爷爷就把家谱摆出来，供上。晚辈们轮流跪拜，以示对祖先的尊重，以求福荫后代，家族兴旺。整个仪式很庄重，每个人也很敬重。

可惜，我记忆中只是听长辈们说起，从没有见过。记得小时候还闹了一个笑话，因为一说起家谱来觉得很神秘也很好奇，就问这问那，竟问到有没有我的名字啊，惹得家人大笑，多少年后想起来还笑个不止。

听父亲讲，家谱在中共所谓的破

## 人生随笔：

### 过年谈家谱



“四旧”时是被列为“四旧”的，谁要保留将有被批斗的危险，我爷爷吓得把它烧了。那时每个家族的家谱都是这种命运。从此，这些晚辈们再也无从知道自家的老祖宗是谁了。我有时和学生开玩笑说：姓赵的你或许是赵匡胤的子孙后代，姓朱的你或许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但是你不知道。中共用各种办法把传统文化的承传剪断了，让后代子孙数典忘祖，留给他

们的只是无尽的感慨和遗憾。古代受各国敬仰的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就这样被中共窃权后破坏殆尽，礼仪之邦的子孙后代被中共改造得已不知礼仪为何物了，真的很可悲啊！

有时我就想：如果没有中共、没有所谓的破“四旧”，单从家谱的这个小小问题来谈，每个家族的家谱都能保留下来，那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将会更加丰富。你想，一个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延续发展历史，各个家族的家谱汇聚起来，就是一部社会的发展历史。那对历史研究将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还有，在敬祖拜宗的活动中，会增加人们的责任感和对神明的敬重感，使人们重视道德和礼仪规范。

在感叹和惋惜之余，我想，“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这已不单单是一句口号了，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行动了，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汇入退党大潮行列的原因吧。（文/清新）◇



### 修炼心语：打开心结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他看不惯的人或事，有他不喜欢的东西，无论在家族里，还是工作场所。每当这种“不喜欢”的情绪侵袭时，心里便陡然出现了难以解开的心结。渐渐地，这些心结系在自己的情绪里、神智上，甚至每一个大脑的细胞中，也渐渐地成为我们精神上的累赘。再由心结演化出的喜怒哀乐，竟然也象化妆品一样，每天毫不客气地敷在自己的脸上，饰演着不同的众生相。

修炼法轮大法后，尽管知道这些“不喜欢”的情绪，都不符合“真善忍”，是要去掉的，但时不时地还是会反映出来。不喜欢被谁指责，不喜欢别人的强加意见，不喜欢被管。每一次，不喜欢的情绪冲击自己时，我想过躲开逃避，但是这样做，发现心结并没有打开，反而隐藏得更深。而且你会发现心结也象蜘蛛结网一样，纵横交错地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纠集起来，让你对某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事，产生更深的不理解和怨恨，产生更大的隔阂。而自己就像网中的猎物一样，稍一碰到这些东西，马上就被黏住，让你不能脱身。

因为这些心结的存在，堵塞了透向心灵世界的真理之光，生命因此变得黯淡，没有光泽和生机；因为这些心结的存在，也使身体不能够正常地进行各种能量循环，因此人常常会生病或者痛苦。

看到其间的利害关系，我便真的发自内心地、不希望自己再这样带着“不喜欢”的各种心结，对待周围的人。原来看到很难面对的事情，在真心、善良、宽容的心态下，做起来竟然那么得心应手，而且过程非常地令人回味和享受。

回忆修炼的过程，神思更加清晰了。有时就想，打开一个心结，就能打开一个心灵世界的真实和美好。与其让心结锁着自己，还不如爽快地打开心结，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份生命的诚挚和感动。这才是真生命！（文/王昊天）◇

## 历史故事：

### 王平不懦弱

宋真宗时，王平出任许州司理参军。有个女子乘驴走路，盗贼在田间杀了她，剥了她的衣服逃走了。驴子跑到一田户家。案发后，官吏找到了那头驴子，认为人是田户杀的。连续审了几十天，田户都只承认收养了驴子而没有杀人。王平犹豫不定，将案情向太守汇报。

太守资历很深，一向强横，不听王平的疑惑，催促他快些结案。王平坚持自己的疑惑，太守大怒，说：

“你太懦弱了！”王平说：“如果因为懦弱而被弹劾的话，也只是免职罢了。但是按照大人的意思，如果错杀了无辜的话，大人会背上一个不义的名声，孰重孰轻，希望大人三思。”太守不能改变他。几天后，从河南解来一个逃兵，经过仔细审问，原来正是那个杀人盗贼。田户得以幸免。

王平一生官位虽然不显，但他娶了丞相曾怀的妹妹为妻，生了三个儿子，因为学识人品了得，三人都入了《儒学传》。善有善报，从来如此。

（文/雅客，事据《挥尘后录》）